

# 出門情更怯



HK人與事  
黃秀蓮

「暮春三月，草長鶯飛」，是江南景色，經歷嚴寒更盼望春來。疫情三年，全球已習慣了新模式，其間百般滋味，艱難終於挺過去了。如今海外不少朋友歸來，社會大致復常，何時起動向遠方的霧色尋去呢？穴居山洞，習慣了定在一點，便提不起勁去推行李，誰料得旅遊機會偏偏來了。

巴黎好友的房客剛好搬走，那間房可放下飯桌、書桌，難得窗外一片樹影，綠意漫來，時有飛鳥往還。一屋三房，尚有兩個學生租住，一來自中國，一從法國別省至，我則趁空檔入住。雖然仍未起飛，然而大學時代仿似回來了，此行隱隱然上溯崇基宿舍歲月，重溫窮學生的逍遙，說不定還可以國際交流哩。

從前出門，駕輕就熟，此刻生疏，為怕遺漏，只得加倍留神，不免微微緊張。昔日專門代訂機票的旅行社結業了，我習慣打電話請職員訂票，對方總是敏捷準確就把事情辦妥，一派香港作風。即使是商業交易，即使素

未謀面，然而電話筒傳來的聲音仍多少記得，業界凋零，唯有唏噓，多希望曾經幫我訂票的早已他枝另棲。今回直接致電航空公司，由於飛機班次減少，旅客卻漸漸雲來，故而票價大漲，條款也苛刻了。職員說機位緊張，宜當下決定，城下之盟，馬上作實。

接着要買禦寒衣物，為香港客而言，三月的巴黎餘寒猶厲，《紅樓夢》蘆雪亭賞雪的情景驀然浮上心間，得穿得厚厚實實了。此際並無聯句靈感，反而忙於張羅，從這個商場跑到另一個商場，「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。」

幸而遇見相當專業的店員，孔子說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」並非謙詞，確乃實情。聽她講解羽絨衣摺疊後如何回復，羽絨衣上必須再加擋風大衣才達至強力保暖，機洗無妨但不能下柔順劑。可是，買了這，還有那。行李箱的輪子可有因為數年荒廢而甩落，迷你裝的護膚品或已過期，日常用品與手信怎樣塞入空間有限的箱子裏，什麼事情要交代……

雖云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，怎能回復當年之勇？出門之期在望，而情頗怯怯。



# 商代舉方鼎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山東文物精品展在位於山東省曲阜市的孔子博物館舉行，此次展覽匯集了山東省內十家文博機構的一百餘件精品文物，文物類型主要為玉器、陶器和青銅器。

圖為展出的山東博物館收藏的商代舉方鼎。

新華社

# 架設兩岸民眾心靈之橋



維港看雲  
郭一鳴

踏入早春二月，台灣距離大陸最近的金門成為兩岸關係的新聞焦點，為台海嚴峻形勢帶來清新的話題。金門縣議會在二月六日同一天成立「跨黨派問政聯盟」及「無黨籍聯盟政團」兩個團體，在縣長陳福海見證下，共同發表「四大宣言」，涉及兩岸關係的包括兩條：其一、倡議金門成為「永久非軍事區」，主張兩岸和平發展，期能遠離無情之戰爭，確保鄉親生命財產安全，生活環境無虞；其次，大力推動「廈金跨海大橋」早日興建，建立廈金特區生活圈，帶動金門經濟發展契機。這是一份金門的主流民意公開對民進黨蔡英文當局的「倚美謀獨」政策說不、拒絕配合以武拒統的戰略部署、拒絕做「台獨」炮灰的和平宣言書。在美國不斷插手、兩岸關係極其複雜、危機重重的背景下，金門這份宣言展示兩岸一家親的情懷，其影響不容低估。

兩天後，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日前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表示，對於金門鄉親有關金門建設發展及廈金（廈門和金門）合作的呼聲，「我們聽到了，也願意盡可能提供協助」，希望共同努力，匯聚力量、排除干擾，讓交流合作的道路愈走愈寬，讓兩岸同胞的日子愈過愈好。朱鳳蓮表示，要和平、要發展、要交流、要合作，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聲，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。大陸方面一貫高度重視、積極支持金門經濟社會發展，不斷採取切實措施增進同胞利益福祉，二〇一八年已率先實現向金門供水，目前與金門通電、通氣、通橋等前期技術準備也基本完成。國台辦對金門民意要求的正面回應，可能為兩岸互動帶來新的變化。

金門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，在兩岸關係歷史上有過獨特的經歷，筆者多年前隨團從廈門搭船到金門採訪，走進戰

時坑道，參觀古寧頭戰史館，在縣長辦公室看到一幅當年兩岸炮戰金門滿目瘡痍的舊照片，非常震撼，因為巨大的歷史傷痛，金門民眾對和平備感珍惜。金門又曾經見證兩岸破冰協商，歷史性實現「小三通」。原來隸屬福建省的金門，自從實行「民選」以來，歷任縣長都是泛藍營出身，島上一幅面對大陸的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巨型標語，已經成為吸引陸客觀光的景點。當時我有一個強烈印象，就是金門民眾的中國人身份認同，明顯不同於台灣本土意識。與此同時，我也留意到金門的經濟和建設，明顯落後於對岸的廈門。

大陸一直大力支持金門建設。二〇一八年八月五日，歷時三年的大陸引水工程正式通水，解決了金門長期缺水之困，時任金門縣長陳福海表示，下一步要與大陸通電通橋。《金門日報》翌日報道「兩岸共飲一江水」的歷史時刻：

「金門自大陸引水歷經二十三個年頭，相關工程也歷時三年辛勞始完竣；昨（五）日在田埔受水調節池舉辦兩岸通水儀式，金門縣長陳福海、立委楊鎮浚和縣議員蔡水游等人，在約三千位鄉親和中外媒體見證下，共同轉動水閘

門，正式宣告兩岸通水啟用；這時彩色氣球緩緩飄上天空，整個通水儀式順利圓滿成功，更為繼小三通之後，再一次開創兩岸民生交流合作及寫下歷史新一頁！

自大陸引水工程——兩岸通水儀式於昨天上午九時舉行，一早現場就有絡繹不絕的人潮湧進，出席這項盛事，並由寧鼓隊、地震堂醒獅隊帶來震撼的獅鼓精彩表演，為兩岸通水儀式揭開序幕及炒熱現場歡喜氣氛。之後，通水儀式也播放回顧自大陸引水工程影片，感受兩岸引水推動過程的艱辛歷程，要飲水思源，感恩與惜福！另，陸方昨也同時舉行『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通水現場會』活動。」

今天重讀這篇報道，仍然能感受到金門民眾對大陸供水的雀躍和感恩，能夠感受到兩岸一家親是任何力量也割不斷，對於金門「民意代表」此時此刻發表上述四點宣言，就會感到順理成章。廈門和金門的心靈之橋早已搭建起來，而當金門民眾期望看到的廈金大橋和廈金特區生活圈建成之日，不僅會將兩岸一家親推進一步，也是兩岸和平統一快將實現之時。



▲金門大橋是連接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。

中新社

# 自行車的「條條框框」



柏林漫言  
余逾

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關於自行車在柏林有多麼「霸道」，讓共享道路的機動車和行人都避讓三分。最近和極其熱愛自行車的兩位德國朋友坐在一起聊了聊，他們卻跟我大吐苦水，中心思想是——「在柏林騎自行車，我們也不容易啊。」

首先是上路前的硬件條件規定。雖然德國是為數不多的對成年人戴頭盔沒有強制要求的國家，但對於車鈴，踏板反光板，獨立剎車，前燈後燈都有細緻且明確的要求。比如說，踏板必須固定安裝，前後輪必須有各自的剎車，雨霧中必須開前後車燈……這每一項如果有任何一項在被攔下檢查時不合格，車主都會面臨幾十歐元的罰款。

對於兒童自行車上路，除了多了頭盔的要求，還有車尾小旗和車鏈包裹保護等附加條款。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條款當然是為了進一步地保護兒童騎行者。

接下來，兩位朋友爭相「吐槽」的便是自行車道了。他們還沒開口，我已經搶先「投訴」：

「在柏林，要是行人不小心走在了自行車道上，騎車的人火氣可大了，使勁按車鈴。在他們看來，自行車道簡直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」

「這個沒錯，自行車道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，哈哈。但是你知道麼，這『神聖不可侵犯』的自行車道，經常說沒就沒了。」朋友說着有點兒又好氣又好笑，「對自行車道的使用，其實比你想像的更嚴格。只要有自行車道時，騎行者就必須使用自行車道，而不能佔用機動車道或者人

行道，短暫佔用一下也不行。」「那自行車道突然沒了怎麼辦？」我問。

「那你可以小心翼翼地上機動車道，但一定不能上人行道，否則會被罰款二十五歐元。」朋友回答道，「雖然說在機動車道上，對機動車行車法規傾向於保護騎行者，比如說機動車跟騎行者的最近距離在市區必須至少一米五，郊區兩米……」

另一位朋友迫不及待地插話，「經常遇到機動車跟我們擦肩而過絕對是常事，特別是公交車巴士。感覺他們開起來帶的風都要把自行車帶走了。」

「難怪聽說自行車交規裏專門有一項是『騎行者必須手扶龍頭』，不然真的容易被機動車帶偏。那種雙手插兜兒裏的騎行者在馬路上確實不那麼常見。」我點點頭，腦海裏出現了德國人認真騎車的樣子，「不過我發現自行車也經常把自己當『行人』，特別是橫道線上。」

「你可能常常看到自行車在機動車道上上自行車，到了人行橫道線又『假裝』行人，反正紅燈綠燈都隨意切換暢通無阻。」朋友補充道，「標準的規定是，只要沒騎在車上，而是推行，便是行人。不過嘛，大部分人都懶得下來，騎車過人行橫道線也是常見的。」

「那是沒被警察抓住，抓住還是會被罰款的。」朋友接着說，「自行車也不能酒駕，上火車公交都要買自行車票，有時候讓你可以共享人行道的時候，又規定限速四至七公里每小時，這個速度根本就很難平衡，騎不穩。」

這個咖啡時間聊得激烈又歡樂，兩位朋友這一番對自行車行駛規定的大吐苦水，也讓我彷彿理解了自行車道上那一陣陣急促的車鈴聲。



人生在線  
李丹崖

的字。

也許生於自然的緣故，人的天性亦是舒展的，春日暖陽，最宜負日之暄，在太陽地裏，脫去外套，讀一本書，閉一會目，是為養神。神在哪裏？身體之中，又在身體之外，所謂「精氣神」，冬日養氣韻，春日養精神。曬一會兒暖，喝一杯生普，只喝到後背冒汗。老茶客把這個稱之為「茶氣浸潤」。無外乎茶的氣韻在春陽、沸水的催發之下，冒出來。這又好比草籽在土層下酣暢地睡了一個冬天，山河解凍之後，甦醒冒出芽芽。

早些年在鄉間，若逢立春節氣，老輩人會把自己的棉衣和被子拿到太陽下晾曬，他們認為，春陽之下，陽氣最足，能殺菌，棉衣和被褥被陽光曬「喧騰」了，穿起來舒適保暖，精神舒暢。

# 春衫薄

孩子們似乎不在乎這些，柳芽初綻的時候，就有穿短體恤配外套的孩子在樹下奔跑，折柳不為送別，只為擰一管柳笛，一頭捏扁了，掐去柳枝的外皮，就成了柳笛。一岸河風，半園春雨，少年噙着簡易的柳笛吹奏起來，細柳婀娜如女聲，粗柳憨厚似男腔，柳笛用勁兒吹，嘴巴也會震得發木，不過，我倒是很喜歡吹柳笛，柳枝的滋味淺苦青澀，這才是春天應有的味道。

嘗得早春一口鮮，勝過晚秋半船蓮。舊時，在吾鄉，春裝剛剛開始準備的時候，早鴨划水，柳芽正萌，會有手巧的主婦把柳芽掐下來，焯水後，與麵粉雞蛋一起和成糊糊，煎成柳芽餅，味道有淡淡的苦，卻清新舒爽，似乎一口吞下半個春天。

隨着年齡漸大，過了不惑之年，我越來越懷念舊時母親做的粗布衣裝。少年時，母親做的開衫，穿了一年有些皺了、硬了，第二年春初，就和了麵糊，或是淘米水，塗抹在衣服上，在木板上晾曬，此過程稱之為「漿洗」。漿洗過的衣服，軟而舒適，且有型。不再是鬆皮塌垮，穿在身上，也格外顯精神。如今，春水微瀾，怒醒的春河之畔再也沒有漿洗衣服的女人，人們已經穿慣了工廠化生產的衣服，加入了氨綸、邊角壓膠，型是有了，彈力也增加了，舒適性卻不足。

尤其是早春時節，我仍喜穿純棉的衣裝，不起靜電，不生紅疹，老子云：「道法自然。」越想越覺得高級，穿衣服的道道，也在自然之中淋漓體現。

也想起少年時，祖母洗衣服，喜用兩件東西。一是皂莢，掰碎了來洗衣，也能起泡泡，很是有趣。只是皂莢只有夏日有，若是在初春，就涉及第二種：草木灰。祖母從土灶鍋底掏出來三兩鏟子草木灰，用井水澀去灰塵，留下的那些清水用來洗衣，格外能去油污，穿着這樣衣服，不生異味，很是神奇。這些，都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方法，這是手工開物，不知道有沒有人把這種方法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周末，吃過了早飯，女兒要我帶她去公園放風箏。妻給女兒換了一套花花綠綠的運動裝，女兒奔跑在公園的草皮上，花花綠綠的服裝與碧綠的草皮渾然一體，毫無違和感。東風一吹，天地回春，想起韋莊的句子：當時年少春衫薄。薄，有時候是一種精神狀態，有個詞叫「輕裝」，字面意思看，是輕輕鬆鬆一身服裝，實則是心頭重擔的紓解和放下。

春衫薄，不僅僅只是少年的專利，心態舒而不皺，自然春衫一薄，打馬看盡滿目繁花，似錦一肩披。



▲柏林公園一角自行車的「各顯神通」。

作者供圖